**在水里**

“如今，憋足一口气，我已经能够在水里呆上很长时间。兴许比年轻时的你更长。所以我能够等很久，直到你终于决定把手重新伸进水中。”

**一**

那天上午，锤子一头扎进水里，没有任何犹豫，水花也很小。我特别羡慕他那身板。

不知怎的，无数的念头在那一刻从宽广水面的各个方向涌来，吐着气泡来到我面前的空气中。我感到一种记载的冲动，无比强烈。因为突然觉得，和站在岸边猜测水温、小心翼翼地试探手脚比起来，一下子扎进去（就像抛弃满满一麻袋萎靡忧愁的松果那样决绝）似乎是更好的办法。没有选择便是一种痛快——只要下了水，就算在与寒冷的正面碰撞中陷于溃败，也不再愿意费事地爬回岸上——要适应另一种温度只需让身体动起来。锤子先激烈地潜泳了20米，在湛蓝清澈的水面下像鲨鱼一样凶猛而无声地前进，然后浮起来，又激烈地自由泳20米，水花飞溅，身体是彻底活络了。

但是我没法像他那样，轻轻一跳，鲤鱼打挺般的，在短暂的滞空过程中身体轮转一百二十度，然后头朝下扎入水里。99年我试过一次。那时的南河游泳中心还十分简陋，紧靠着河堤，在一年中最热的月份里，河边草丛里的蚱蜢常常蹦跳着穿过栅栏，进入陈旧的露天场地，和人们一同畅游在泛绿的池水中。然而孩子们无比热爱那里，总是在午饭后不久就夹着五彩的游泳圈和浮水板成群结队地赶到，一直待到太阳落山，天色变暗。那天，我独自爬上竞赛跳台，脑海中反复回放着游泳健将鱼跃入水的英姿。然而当我终于下定决心，猛地离开刻着防滑纹路的塑料板时，才发现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将头下伸，我的腿都始终扳不上去，于是直直地拍在水上——纵然是水面，那也很疼，正如没人能平和地接纳突如其来的冲击那样，水生硬地拒绝了我的进入。从此以后，和很多首次失败的新鲜尝试一样，我没有再试过跳水。每次总是稳妥地来到岸边，用脚试了水温，擦擦上身，然后坐下来选好时机滑入水中。就像我爸处理文件那样细致稳妥。

但我爸却有着十足粗犷的入水方式——砸进去！他有长时间的准备活动，僻静的角落，深深的吸气，短促的两三步助跑，却在入水瞬间用惊雷乍起巨石入海般的声响和高耸的水花牢牢吸引众人的目光。对于这样的“排场”，倘若爸爸不是不知情，那就是根本不在乎，总之泳池里的他着实有些高调。在体育方面爸爸不是能手，有时显得很笨。我们在家里一起投那两米高的小篮框时，他总是十投难进其一。偶然撞运命中，居然也会得意洋洋地转过脸来问我：“如何嘛？”。我和他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去过游泳池了。所以，记忆中当我们一起小心地走在岸边湿滑的地板上，我总是矮他一个头。妈妈也会一起去，但从不下水。她会在岸上找一把椅子坐下，却从来不会陷入无聊，因为在水里的爸爸能给她提供足够的笑料。入水时那啤酒肚溅起的高高水花被整个泳池里众人的惊叹顶得更高，久久落不下来。如果阳光刚好很灿烂，那总是一个很不错的下午——空气中弥漫着缓缓飞动的闪亮色彩，和喧闹的环境搭配完美。妈妈也会开心地跟着大家起哄，发出长长的“哦哟”声。于是爸爸白胖的脸上会有一丝红晕，就像他肚皮上被水狠狠拍出的印记一样。

事实上这两个人都很严肃，一些问题上甚至称得上古板，大概算是8号大院里最让孩子吃不消的父母。他们总是对我说：“差不多行了哈，做你该做的事情去。”那些年，我所喜欢的事物像老实巴交的流浪汉，衣衫寒酸，小心翼翼地走在该做的事所控制的小街上，而后者是一个绝对蛮横的地头蛇，酒劲儿一来专踢老实人，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想踢多远就踢多远——总之是远远滚出他的地盘。而这么多年来，我这个“区长”的悲哀大概便是既没有制服地头蛇，也没能拯救老实人。如今我甚至惊讶于如此长久的压抑竟然都酝酿不出一次真正的勇敢抉择。当然，除了五年级的那两次周末逃课。我在奥数学校的前一站下车，然后用一下午的时间蹲在书店看《历史探秘》，傍晚溜达回家。但书还没看完，第三周，周末班的电话就打到了家里。那晚让我从此对彩色塑料跳绳有心理障碍，觉得那纯粹只是件武器，是权威的触手，和健身、童趣之类的事毫无关系。我感到要给一条被重重控制的道路添加一个向往的方向有多么难。然而如今的分别很长很远，在不多的相处和通话中，我和这对说话极具规律的夫妇却渐渐走进了空前和睦的关系中。原本狭小的房间四壁被时间往外不断地拉开，久而久之竟能在里面跑动起来。去年暑假我在苏州平江路寄回一张明信片，上面用圆珠笔画了很滑稽的简笔画，是我们三人的合影：我像根竹竿立在左边，高得可以挂旗；妈妈一头短发，站在正中；爸爸居右，身高和妈妈严格一致，但一双小腿又短又粗。三个人表情一致，略显神秘地笑着。画底下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严肃活泼”四个大字。没多久我妈打电话给我，说我爸看那明信片时“笑惨了”……

**二**

“前面的四百米当中，我听到水声。那时我正由起步走向疲劳。每一次，在我的头伸出水面时，细碎的水花溅起落下。在极短的时间里，那些波纹不同的声响拥挤在一起，像絮状物一样在耳朵里升腾，却又在到达顶点后以铁球为核心急切地下坠。我明白自己是在水中行进着。那时泳镜还没有起雾，我能够看清游泳馆的射灯，看清近旁彩色的隔离带和几十米开外的跳台，看清距离和速度。这一切让我看清自己的体力。于是我越发清晰地在水声当中分辨出“噗啊”的呼吸声，在反复中走向浓重。噗啊，噗啊……”

噗啊！毫无防范地，爸爸突然放开手，江水瞬间将我包围。很久以后我看到Nirvana的CD封面：湛蓝的大海，表情宁静的婴儿头朝下，面向着未知世界，舒展四肢，游向更深的地方。那画面很奇怪地丝毫不给人窒息感，反而使我感觉到一个充满纯净氧气、可以满足人们贪婪呼吸的空间，带着无可拒绝的梦幻色彩。有时候你会惊讶于这样纯净美丽的颜色居然会和巨大的压力以及溺亡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我不能成为Kurt那样的传奇摇滚巨星，在高台上呼吸全世界青少年身上散发的崇仰气味，儿时的我也当然不是一个能够自在潜泳的婴孩。我始终是在现实中成长的，这样的世界里，水具有完整而清晰的属性，缺氧和压强。

所以，那时我只感到恐惧。在挣扎当中，那个平凡而惊慌的小孩失去了一切思考的线索，水声都无法听到，忘掉了浑身上下的一切器官，只挂念无法呼吸的、派不上任何用场的鼻孔。然而我却总在沉入更深处之前被一个大手抓住。

爸爸为什么要放手呢？如何定义、理解这个游戏？虽然带着残酷的意味，危险却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江心，我的手里托着不会游泳的、四肢稚嫩的小儿子，我放手，他一定会沉入水中，几秒之后（充满猜测、兴奋、确定与不确定的漫长浓稠的几秒之后）我就会把手再次伸进水里去找回他。我当然有很大的几率能立刻就碰到他那瘦弱的身躯，因为几秒钟的时间只够一个拼命挣扎小笨蛋在水里下沉一米不到。但是，戏剧性地，如果他游向别处，一个我完全猜测不到的方向，或者融入一股计划之外的、秘密却汹涌的水流，那么我的双手就很可能不再触摸得到那小小的身躯了——那将必定使我陷入慌乱。一个在江水的中央不知所措的父亲。然而，站在慌乱之外猜测慌乱的发生概率，又是一种奇怪的刺激，近乎病态，却占据着众多的心灵，就像仰头注视黄豆大小的高空走钢丝演员。在这样的宽阔的流动的江水里，我是会稳稳地找回他，还是难以置信地扑个空？纷繁的可能性如同捉摸不透的浪花一样轻轻碰撞我的胸腹和背脊，冷热交替。这是多么奇妙的时刻，就好像一个包容着生死跨越的赌局——生的机会很大，却因死的几率的存在而迷人。它只需要占据圆桌的一席，就足以牵引全局的目光。在别处的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只会在水里。在我的儿子所经历的艰难而漫长的几秒中，他无法知道那双突然放开的大手会在什么时候重新伸进水中，甚至都不能确定它们是否依然还存在着，或许此刻的江水根本就是一条孤独的传送带？于是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可信赖，只能在挣扎中撑过可怜的又一秒，急速地加重煎熬的程度。然而他不会有事，呛点水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会很及时，不会搞砸任何事情。

我曾这样猜测过那时的爸爸。

那双大手把我重新托回到水面时，我在痛苦中看见爸爸的傻笑的脸，他几乎笑得停不下来，浑身仿佛因为忍受着巨大的滑稽而剧烈晃动。那很好解释，因为我实在太狼狈了，谁见了都会发笑。水从我的嘴里、鼻孔里、耳朵里流出来，带着特有的水草的气息。我胡乱挥舞着手脚，紧闭着眼睛，眉头拧成一团（抬头纹大概就是从那时就有了），剧烈地咳嗽，利用咳嗽的间隙大口地、贪婪地呼吸，惊魂未定——连哭都没空。而后，我开始猜测下一次“惊喜”的发生，因为爸爸的笑脸表明这绝不是结束。我紧紧抱着他的后背，提防着他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徒劳地猜测着他的想法。感觉到我那因紧张而起的微弱颤抖，爸爸又大笑起来，却在突然间，背着我整个人往水下一蹲……

那便是年轻时的爸爸。后来我们把这个玩笑的首次上演称为“涪江释放”，仿佛那是一个事件。爸爸最擅长为自己寻找说辞，那在他的口中是为了让我“熟悉水性”，“学会冷静面对突发情况”，更绝更抽象的说法是“试试在水里思考问题”。而我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认为那不过是他想玩一玩罢了。好不容易有个儿子，不趁着他还弱小的时候开开他的玩笑，让他狼狈一下，岂不是太无趣了？不过如今想想，就算是“玩一玩”，也不是一件坏事。况且经历了几次“释放”之后，我学会了在入水的瞬间猛吸一口气，然后抱紧腿脚，憋足水里的几秒或几十秒。肺部有赖以生存的氧气，我就变得冷静多了，进而在水里一动不动、从容不迫地期待那双大手的再次出现。而当它们久久不出现时，我就在水里琢磨原因。于是，我开始思考了。

那时的涪江河就是个公共的大泳池。在滨江广场还没排上建设日程的年头里，下水游泳不仅不是禁令，反倒是公共强身计划的推广项目。于是，老旧的堤坝上花花绿绿的衣服堆和水中星星点点的小人儿相映构成夏天的傍晚时光。那是涪江河最热闹的几年。那几年很少听到有人溺亡的消息。反倒是水道整理、公园修缮之后，每年都会有人死在江里。有时，看着滨江广场上华丽变换的灯光和瓷砖地板上熙熙攘攘的散步人群，我却想象有一个人在水中孤独地和窒息斗争的场景。如今的江水更加昏沉了，在水里睁大眼睛也只能看见俺近旁浮动的碎絮和搅起的泥沙，连鱼儿都不常见。你很明白岸上就是人头攒动的广场，却也深深知道如果不能独自跨过这道门槛，就只有永远地停留下来。河堤太高大，呼喊也就显得模糊了。

这是多么孤独的感觉。婆婆告诉我，江道修整时，在一些没有明确标记的地方留下了深坑。在水里，突然踩空的人，很难再起得来。姐姐大概踩进了这样的深坑里。在一直以来的印象当中，她似乎比我大很多岁，事实上如果她依然在世，大概也才刚刚成家。那年我6岁，妈妈并没有让我参加她的火葬。那是在冬天。那天晚上我独自呆在家里，在我的小卧室里，想象一张脸，想象另一个冰冷的房间，想象人群，想象一些土里的水里的深坑埋葬了一个小小的姑娘，一个姐姐，一个女儿，只留给活着的人一系列的错觉。我想到我还欠姐姐两只企鹅，如果我很早就用油画棒把它们画出来，把这两只在南极的冰盖上傻傻对视的胖家伙送给她，那是否在她一息尚存的时候就能看见那两个肥硕却祥瑞的身躯游进她所在的深坑，把浑浊的江水变成纯净透明的湛蓝，然后在水里点一盏灯，携着鲜活的希望，把她轻小的身体托到水面？我麻木的拖延让悲剧从此成了我无可逃避的罪责和梦魇。在那晚饭桌上激烈的争执中，姐姐蹲在墙边，突然把一碗油汤泼上桌子，在每个家人的衣服上都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印记，像雪花，却更混沌。那就是有关姐姐的最后的印记了。她转身打开门，冲进夜色当中。那浑黄的油花子在空中缓慢地行进，比舅妈弃家而走之后的无数夜晚更加漫长，却让那晚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丝毫无法躲避。我们永远也无法躲避一个人的生死和一个家庭的不幸。就算在那之后，各种的忏悔和追忆都被重新附上了久违的温情，无论如何这一切的代价都太惨重了——那是我头一次感觉到生死间脆弱的距离，感觉到如果单凭麻木的感情闭着眼走下去，任那原本血浓于水的真情荒草丛生，一些坑洞就会生长成无可弥补的深渊，埋人的深渊。那些印记，事隔多年，被无数的清洁剂洗衣粉洗涤，却至今依然能辨出模糊的状貌。

“企鹅。

你并不知道我曾经用油画棒画出两只企鹅。我能记起的仅仅是我做过这件事。然而，如今每当电视或者杂志上出现各种摇晃的静止的企鹅形象，记忆中的那两只总会立刻游进我脑袋里的那片浅海中，激起形状纷繁的浪花。那是二十年来我脑海里仅有的两只企鹅，在稚嫩的年纪里，带着可以猜测的拙劣技巧。它们一定有黑色的背脊和洁白的肚皮（我从小就循规蹈矩地使用颜色），在单调的蓝色冰盖上，一个孩子所能赋予它们的动态只能是傻傻对视，带着拟人的笑容，代表着友爱和欢乐的主题。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让我印象深刻。

我只记得姐姐看见这幅画时用无比惊奇的声音称赞它，就像看到两个充满活力、曲线浑圆的南极使者站在面前那样兴高采烈。小小的房间里满是快乐的空气，画纸里的一切都活了起来。我答应改天画一幅送给她，但随即以外人看来绝对的麻木和冷漠拖延着这个约定，直到噩耗传来，让它成为一座永远无法通过的关隘。而我终于再也无法忘记它。

在情绪丰富的田地里，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一些有关自我遭遇的童年叹息，却常常面无表情地掠过那些在无知的年头里我们造成的伤害和破坏。久而久之，那里变成了秘密和逃避的营地，荒无人烟。但有时，那些秘密就像因受潮而掉皮的天花板所展现出的粗糙内部。光亮平滑的表皮很难长久地包裹内部的坑洞。在特定的时机，我们来到自己的内部，抚摸那些凹凸不平的概叹。

谁会避开两只企鹅？

避开企鹅时，我总是避开我自己。”

在此后的梦里，每当一脚踩空，我都会剧烈地一抖，立刻醒来。那和突然离开爸爸的手感觉不一样。“涪江释放”的下面是江底的软泥，一脚踩空的下面则是无尽的黑暗和不可捉摸的神秘。恐惧源于未知。有时我想，堤坝坚实，却也冷酷，它无法提供职责之外的任何帮助，就算是面对在死亡线挣扎的人那绝望的呼喊，也只能用和钢筋同样冰冷的沉默面对，让转瞬即逝的生命希望融于寒流之中。它用与生俱来的伟岸旁观洪流经过，也旁观生命经过。相比之下，儿时涪江里那双顽皮的大手虽然会把你突然丢进水里，却始终不是无动于衷的。在延展人生的水路上，有关“涪江释放”的记忆使我在总能在探索中获得一种奇妙的安全感，正如一双总是及时的大手等在那里——那让我似乎始终能有所期待，从而放心的游下去。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依赖吧。

“爸爸，我曾经亲手调制出一些黯淡的色彩，抹在白墙上，像岁月里的阴云。

昨晚我梦见她。我想看清她的脸。我想解开她脚腕上的水草，让她不再是一个关于水的忌讳。”

**三**

“渐渐地，水声变得模糊，以至于消隐了。噗……啊！我的呼吸沉重得充满了整个泳池。池壁随着我的胸膜一同扩张着，使得到达的终点距离变得不可捉摸。在镜片上微薄的雾气中，我隐约看见宋老师翘着腿坐在前方跳台边的椅子上。他听见了这沉重的呼吸声？这浸透着体力不支的狼狈声音会让他产生“不过如此”看法吗？果真的如人们所说，老师眼中只有最快和最慢的人吗？像我这样处在最快与最慢之间，波澜不惊地在靠边的一条水道里一个来回一个来回不停地游，会不会就渐渐沦为一道平淡无奇的“现象”？岸上的眼光一扫而过，那“现象”想来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就好像一条地毯，速度快的人在上面奔跑，速度慢的人在上面爬行，而很少有人关注地毯本身。踩踏的声音低沉而又显得浓厚。

难道要等到这些地毯上的人都离开了，才会有人来关注这块毯子的质地以及上面暗沉却丰富的图案吗？然而无论我如何胡思乱想，老师都一动不动。我只有继续前进。

隔离带的色彩在变化着，那是一种参照，告诉我自己依然具备着速度。也像一种安慰——一成不变的色彩会削减速度感，然而从红色到蓝色再到黄色的频繁变化却鲜明直观。这条贯穿泳池的彩带只有有限的几种颜色，一种一种地游完，就能够来到一个节点——之声这无可辩驳的事实支撑着我。我们究竟要如何胜过自己？此刻无非是咬牙把自己的狼狈在水里揉碎，靠着仅存的简单信念（比如“游完这一块红色”，“到下一块蓝色去”）继续行进。划水，小臂不要弯过大臂，大臂不要弯过肩膀，双臂紧贴耳朵，滑行，小腿外翻，大腿不动，不是单纯的向后蹬水，是划桨一般的搅动。我不断修正着动作，寻找着老师口中的最小阻力，尝试感觉每处皮肤和水的细微摩擦，然后试着在下一次滑行时让它们消失。似乎那能够帮助我找到水与水之间的缝隙，而在那条缝隙里，我们能快得像风一样。追求水中极速的英雄一定都相信这条缝隙的存在，不管是人类还是鱼类。一些梦幻而棱角分明的数字在一次次磨平水的皮肤，于是后来者总是更为迅猛平滑地贴身而过。我的泳帽上写着：born in the water。那天在游泳用品商店里，我被这句话的勇气所震撼。那是人类对于一个流动的缺氧空间的勇敢的宣言，怀抱着一份强劲的浪漫。我想像着那些在水中不知疲倦的泳池英雄，想象着在水里生活的飞驰如梭的剑鱼和旗鱼，猜测着他们永动机一般的神秘耐力和水下呼吸的神奇。渐渐地，我就似乎获得了额外的力量——泳帽紧紧地包裹我的头部，挤压着头皮，像要把那句话塞进我的脑子里。Born in the water.我无比清醒，却又好像一下子迎来了众多的陪伴,加入到一个庞大的队伍当中：

Born in the water

旗鱼开路。

队伍的形状是一条清晰的

旗鱼。

指引就是前进本身。

孕育巨大生命的雌鲸在你身下，

一个世界静静前进。

将白昼拖入黑夜，

浓淡变幻，吞吐一切。

携带你标注艰难与极限的

双眼和

重量，

融于沉默的隐智中。

有光滑凌厉的规则

如虎鲨，

不可更改。

清晰炽烈的秘密目的。

强劲有力的危险螺旋。

 “记录本应毁灭，

否则缘何诞生？”

水墙层门洞开，

显露幽深的未来。

在可见之外，

却比不可见更可感。

巨大穹顶蔽日。

海豚和皮球，

正如蓝色以及童年，

是稳定的参照。

在茫茫大海，

或是一条延展人生的

水路。

没有仪式，没有安慰和接力。

多余的决心都应该抛弃。

所有的意义

都仅存于下一次

平凡清晰的

滑行，

走向永恒。 ”

**四**

那天入水前，我从宋老师那里得到一个数字：1650。那是蛙泳组去年的考试纪录。我的想法立刻变得很简单，就像这毫不拖泥带水的阿拉伯字母。那时我感到全身的气力顿时都只为另一个数字而存在。在那之后，我将长达1650m的追赶和仅仅一个意义非凡的50m简单相加。某种意义上，只有最后50米真正算得上前进。但是自那以后，一切都变得不同。

你将从此变成一个创造距离的人。一个真正的开拓者。

实际上，作为一个初学者，在700m甚至更短的距离，我就会感觉到强烈的疲惫。四肢仿佛被灌满鲜榨的青苹果汁那样酸胀。脑袋嗡嗡作响，沉重的呼吸伴着喉腔疼痛，似乎连下一个两米的迈进都将会困难重重。那是一个信号鲜明的节点，需要你做出选择。停下来，面对自己的体能所设立的界碑，或是从自己体内抽离出另外一个人，一个能够顶着坚硬的头皮赶路、抛弃旧的躯壳的人。停下来实在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体能的状况给了你充足的理由，唾手可得的舒适也在幽幽地召唤。那似乎是一种“科学”，一种“循序渐进”和“自知之明”——让把突破留在未来的日子里，让它缓和些。就像那些资深的健康教练和购物频道里神奇的运动器材，有恰到好处的健身计划和精巧的设计动作，总是在你将要承受煎熬时停下来，让一切都自然而然，顺水推舟，仿佛健康就在这涓涓细流中按计划来临。舒适的召唤被慢慢地掺进苹果汁里，让我在酸胀中感觉到一阵阵奇痒，毛细血管跳着舞，心脏的外皮仿佛和小羊羔的皮毛在轻轻地摩擦——在这样一个精疲力竭的时刻，有什么能比爬上岸去舒服地躺下来更美好的呢？在这些曼妙的牵引中，我已然来到了放弃的边缘。

然而在那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在水里看见了那个数字。那并不是一串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字符。它变换着身形，时而成为一个动作笨拙但是气势饱满的初学者，贴着泳池的底部卖力而坚定地前进，像潜艇一样沉默有力、不知疲倦，很快就从我身下的水域超越了我，只留下一串串细碎的气泡在我面前消散，就像扬起的尘土拍打在脸上那样；时而那数字又变成了一张脸，那脸上有众多的表情：满足，赞许，沮丧，失望……混杂在一起，仿佛等着我来挑选。站在体能和心态的界碑上，我却清晰地感觉到他人的存在。这感觉十分奇特。我几乎无比确信那个1650m的创造者此刻就在这片水域中，在我视野之外的一条航道上加足了马力。他的技术平凡无比，有一望即知的动作瑕疵，他同样只接受了区区几节课的正规训练，他同样还没有吃透老师教授的技巧，也一样无法知道自己的极限停留在哪里。但是他游着，抛弃了所有的念想，游着，就算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仿佛是泳池在既定的轨道上节节后退。正是那种节奏让我的胸口感觉到一阵敲打：比起乍起乍落的猛速，看不见边际的意志更加强大。于是，很自然地，他游到了最前面。此后，道路由他开辟，数字因他产生，所有的表情由他创造。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位置上——手中拽着既有的数字，在先驱开辟的距离中游泳，却似乎没办法给它们留下丝毫的自己的印记。如果我停下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将随水面的恢复平静而无可辨别。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那我已经知晓的数字放到哪里。应该把它还给老师，就像我把它从老师那里接过来一样？或者找个角落偷偷吞到肚子里去，让胃液在一片黑暗中把它完全消灭？

那简直是叫人无法忍受的耻辱！双手拿起纪录却又低下地把它放回原来的宝座，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情，好像君臣关系的丑恶复古——站起来的人们居然自觉自愿地又跪下去了。

纪录，这种依靠新老交替生存延续的事物，始终都是用来打破的，否则它就从来就不曾有任何意义。对纪录无动于衷的人，不仅是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他人的侮辱吧！

所以，我不要把它放回去。一切都突然清晰起来。而在刚才连串的浮想中，我其实并没有停止前进。我的手脚在艰难当中依然维持着速度。这说明人的身体本身就明白一些道理。

“我猛地往更深的水中扎入，在一瞬间，感觉到一阵熟悉的灼热。爸爸，你并不知道两年前的夏天，在被烤得散发出焦臭味儿的操场上，我和一众头顶冒烟的弟兄把汗水扔得高高的，踩着自己最后一丝能量，双手高举，拍掌，刺眼的光线都被喊叫震碎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的，突然之间。一！二！喝啊！喝啊！一！二！喝啊！喝啊！从三步一呼到两步一呼，每个人所剩的想法仅仅是：跑完下一步。爸爸，我曾想问你，一个有限的生命如何能够成为永恒？在那个夏天之后，我发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实际上，永恒在每个人的感官之外，却又真切地由我们下一个细小的动作组成。只要我们还没有停下，我们就能更靠近它——恐怕任何庞大的意义也都包含在此了。那些熟悉的幻想伴随着暴晒的狂热从水底升腾起来，扑打在我脸上。那是水与骄阳同样的拷问，事关生命的热情。把终点抹掉？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我终于发现，此刻，自己要做的只是在用力重复划水蹬腿的时候，再前进两米，两米，两米……”

到后来，我眼前的隔离带消失了，水底的瓷砖消失了，远处的跳台消失了，甚至老师也消失在前方。顶灯在迷蒙中映射着不知名的幻影，人形和各种信念的象征混杂在一起，还有说不出名字的鱼类的影子。不同的事物正在眼前融合。泳镜镜片上已经起了浓雾，隐约中只透射近处的浅蓝和远处、深处的紫蓝。在浓淡变换中，我感觉自己呼吸着所有的现象和秘密，这其中有我所理解的，但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需要我在人生中另外的时刻仔细回味。此刻的蓝色无疑是一张巨幕，闪现着影像，却绝不是一张供我停下来赏玩和记载的桌子。当所有一切又重新清晰起来时，我已经进入了一种节奏，在这种节奏中，我的大脑可以自如思考，鼻子可以从容呼吸，四肢按照标准的要求配合着气息的吞吐重复动作。（在这种节奏的牵引下）我已经离开了疲劳的区域。最鲜明的信号就是我重新闻到了泳池特有的消毒剂气味。

后来，一些在几百米处放弃的同学好奇地问我，同样是技术生疏的初学者，为什么我能够游1700m米。我说：“很简单，在1700m之前别停下，你就一定会到达1700m。”这话在他们听来似乎更像是敷衍，是我吝啬地保留了“最重要的秘密”。然而，真的，我并不知道有比这更准确的回答和更深刻的“秘密”了。

**五**

事实上，和短距离的电光火石相比，我更喜欢长距离的过程感，似乎这是一种性格的选择。跑步和游泳都一样。距离一长，我就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来思考事情的发展，经历身体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心态逐渐调整的过程。那是一种充实，也能以切实的肢体感觉来印证和调整自己的想法。而与大家齐心协力的团队运动比起来，游泳更多地与自己设定的个人标准挂钩，在看似孤独的情境中和不同的自己对话，延展自我，似乎更具修炼的意味。进入水中，有流动的载体似有似无地轻轻托起身体，一旦掌握了浮水的要领，就可以放心地把身体托付给池水。这样一来就解放了一部分大脑，因为不用去考虑脚下的事情。而那种在别处无法寻得的奇特支撑感也让我们获得了进入问题的截然不同的角度，于是我们有机会突然发现解决现实困惑的神奇突破口。化繁为简，或是以柔克刚，那便是水的启示了。突然就想起了爸爸关于“涪江释放”的说辞——“试试在水里思考问题”。

是啊，在一些困惑的节点，让我们到水里去。

在我突破1800m的那天，上岸后我和一个小男孩擦肩而过。他大概上小学二年级，肋骨清晰可辨，十分瘦弱，鼻梁上架着那种小书呆子式的粗框眼镜（再灵动的眼睛在那样的镜框里也是呆滞的），泳帽套在头上松垮垮皱巴巴的，脖子上挂着上课证，胳膊下夹着浮水板。他一个人，匆忙而又闷闷不乐地从瓷砖地板上走过，显得十分孤独。看起来，游泳班不像是他自己十分情愿的选择。这是周日的下午，或许在其他地方，精彩的小足球赛或者兵人大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一个孩子而言，50m的训练池确实单调了些。里面永远只有沉默而健壮的大人，用一条条单独的水道和一套看上去一成不变的动作耗尽整个下午。没有嬉闹声，只有短暂尖厉的口哨。池水的温度也并不那么宜人。他脸上的表情让我从上岸的舒适又回到了七八百米时的疲惫。我仿佛来到了自己儿时的一些类似的时刻，同样因为一些并不情愿的也想不明白意义何在的安排而情绪低落。我对跃进路人民医院朝西的那面发黄的瓷砖墙无比熟悉，至今闭上眼睛都还能说出那几个由于砖块脱落留下坑洞的位置。在数不清的小学时代的周日下午（就像今天），我坐在那个四楼的破旧小教室里，望着窗外远处的医院外墙长久地发呆。数学真的有用，或许也确实有趣，然而我真的不喜欢。但我已经二十岁了，已经离开了简单任性地去评价事物的年龄。而十分奇怪有趣的是，往往在我们最爱憎分明的年代我们无权自由选择，而羽翼走向丰满时却又学会和缓下来，说起好话。那个孩子或许也正经历着这样的矛盾。

于是，带着安慰的口吻，或许夹杂着“过来人”般的同情，我突然很想对那个孩子说：

“到水里去吧。那会轻松一些。”

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们之所以始终行走在阴霾的天气里，恐怕是因为我们太过在乎一些痛苦的约会，也缺失在这些不够可爱的日子里挖掘乐趣的能力。

但是，浮起来，我们的沉重感就消失了。在水里，在这样难得的时刻，我们只专注于浮力的灵动和水的凉爽（不抗拒它，它就不显得冰冷），忘记了多余的一切。很多事情都不会由我们自己来选择，只是其他人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为我们安排的丰富节目，这是生活无奈的一面，谁都不是独自存在。孩子们被推上一条条“成龙快线”，大人们也被利益和权势重重缠绕。无处不在的压力本来就让这时代里的人前所未有地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没人在乎一个纯粹的出自真我的呼声。已经如此劳累，如果还把一份抗拒带到水里去，抗拒它分担你的烦扰和忧愁，那么你将始终处在煎熬当中，一刻也无法脱身。而怀着纯粹而轻松的心情入水，将那些包袱解下，放在岸上，让身体毫无负担地在泳池中尽情舒展，让能量在来回的冲刺中充分释放。而当我们大口喘气，将积郁呼出，那些岸上的包袱或许看起来也都不再庞大得不可负担了。这蓝色的流动的世界是友好的，我们为什么要被一些先入为主的烦闷所牵绊呢？我们总要拥有一个纯净的时刻吧！

我想起在南区快餐厅吃饭时，一个老爷爷背着小书包牵着他的孙子大声地朝伙房吆喝：“师傅能不能先上我们的拉面，小孩儿上补习班快迟到了！”我也想起做家教时，在豪华的客厅里，小美的妈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余啊，小学四年级下学期真的至关重要！你想，这一过孩子就五年级了，五年级一过就是六年级，六年级就要准备升初中了！要是不赶紧提高成绩，拿什么和别的孩子竞争啊！”我还想起了自己五年级时的一个周日下午，妈妈骑车送我去上“奥数”，路过市委门口时，妈妈突然停下车，转过身眼神严厉地问后座上的我：“到底还学不学奥数？不想学就不学了！”刚刚挨过逃学的打，我心有余悸地回答：“要学……”但对未来离开父母自在生活的渴望却早已生根发芽。而在很多年后，当我在离家千里的校园里陷入苦闷时，孔元从非洲发来邮件，提醒我，每一个平凡无奇的今天都是过去反复梦想的天堂。他梳着垄沟小辫子穿一条短裤在埃塞俄比亚的河滩上奔跑，在作为国际志愿者给那些黑皮肤孩子们普及艾滋病常识的闲暇时，让长头发被海水打湿。“每一个平凡无奇的今天都是过去反复梦想的天堂”，这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总是以为已经远去或者即将到来的时光是最好的，而忽略了在今天主动地制造好的感觉，忽略了让今天成为天堂的理由，忽略了存在于此刻的拓展人生的绝好机会。常常听大家闲说要是能回到小学时代多好，无忧无虑。然而真的是这样吗？如何解释泳池小男孩的不快乐呢？ 如何解释每个小男孩都曾经这样不快乐呢？没有得到的果真就要比捏在手中的要珍贵？我们每个时代的痛苦和快乐难道都由外在的东西制造吗？我们的情绪都要由别人来牵引吗？我的大脑突然看到这样一幅图画：每个人的手中都牵着无数根绳子，那些绳子连着无数人，唯独没有连着自己，没有连着活在此刻的这个自己都说不上熟悉的躯壳和思想。于是人群再热闹，也只是一同构成一个荒谬的“整体”罢了。这个“整体”的名字叫“由过去直达未来”。然而任谁也无法在其中自由地走动。因为那些缠人的线绳就像乱麻一样不可理清。

漏掉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人是无法自由的。爸爸，今天你过得好吗？”

所以，忧愁的孩子，如果你势单力薄，无法选择，那么请努力在此刻，在你正忍受的事情上，发现令你欢喜的色彩。你一定能够做到，因为绝对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而你必须活在当下，此刻的时光不能被一些毫无意义的情绪消耗掉。

**六**

“三年级的夏天，班里组织去游泳。在儿童戏水池里，我和鲁颖戴着大大的潜水镜，悄悄地跟在班上最漂亮的两个女孩的后面。每当她们回头，我们就立刻藏到水里。反复几次，女孩们冲我大喊：‘流氓！’；

四年级的夏天，我抱着游泳圈在南街上走着，突然从旁边的巷子里拐出五六个人，将我围住。我发现站在最后面的是“龙哥”——南街的混混王。他一头圆寸，短袖衬衫敞开着，胸膛结实，眼神却让人看不透彻，一言不发，似乎并不开心。一个尖嘴猴腮，染着黄毛的家伙走过来攀着我的肩膀：“小娃儿，有没得钱借点？”我有点怕，埋头说：“我只得学校发的游泳票。”“也可以啊！走，哥儿几个今下午游泳切！”他于是伸出手来。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龙哥’发话了：“别拿他的。天这么热，让小娃儿切游。走吧。”他转身就走了；

五年级的夏天，我戴上潜水镜，憋足一口气，攀着泳池边的扶手架下到深水里，然后呆在水下朝上面看。水面有好多的人。身材完美的自由泳健将像鱼一样抖动着身体迅速前进。水性出色的胖子在水面放平身子，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孩子们套着游泳圈像小鸭子一样兴奋地舞动着手脚。老人坐在池边乘凉，只在水里留一双皱巴巴的脚板。青年男女们在跳台下的深水里抱在一起，姑娘楼着小伙子的脖子，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看不见他们的头，而两双腿一个线条硬朗，一个细滑嫩白，紧挨着，有节奏地一齐向下蹬水，稳稳地维持住浮力。他们拥抱得忘了时间。而朝下看会发现水底的世界也很丰富。在幽深的池底砖上躺着闪闪发光的一元硬币，众多款式各异的耳塞鼻塞，还有姑娘们的彩色发带。我曾游到那下面去捡起了一块钱——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水的压力，耳膜都快被挤破了；

六年级的夏天我没有去游泳池。因为没有去游泳池，所以我已经记不得那个暑假我干了些什么。那是一个很长的暑假，在可以想象的漫长无聊之后，我成了一个初中生，住进了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爸爸，那个没有游泳池的漫长夏天，我都干什么去了？”

**七**

那个穿紫色泳衣的女生始终游在我的前面不远处。隔着一条泳道，我盘算着赶超她的时机。因为在我看来她以一个不近不远的距离稳定地保持领先本身就是一种挑战，甚至是一种轻蔑——不仅能把我抛在后面，而且想抛多远完全随她高兴——不容商量地掌握着主动。我很是不服。就算技术上稍稍吃亏，想来用加倍的体力付出也是可以击败她的吧？面对一个体型娇小的女生，一点体能上的自信我应该有。于是我两股气并作一股，冒着体力透支的风险，加大了划水的力度。每当我小腿用力抖动，将身体迅速地向前送出一段距离时，我都欣喜地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那虽然是极不明显的变化，对我来说却比岸边大挂钟上秒针的走位还要清晰。我满心期待每一个动作都能将我带出更远的距离。然而当那股力量耗尽，前进的速度总是让人扫兴地迅速放慢，进而完全归零，来到一个充满忧虑的短暂停顿，我的四肢紧张复位，急切地准备进入下一次划水。而每到这时，我都会沮丧地发现，紫衣少女那纤细洁白的双腿以小角度外翻，然后迅速地合拢，利落地完成一次划水。她两臂直直地贴在耳朵上，整个身体便像一支设计精巧的印第安独木舟一样轻灵笔直地滑行起来，毫不拖泥带水。那紫色泳衣包裹的瘦弱身体似乎只拥有似有似无的重量，于是那股看似微弱的推力就完全能够支持它漂移很长的距离，像停不下来一样，很轻松地就将刚刚缩小的差距归回原位。她四周的水似乎是活的，而且打定主意要效忠她。那看似可以一鼓作气赶超的距离始终精确地维持着。无论是四百米，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到达八百米、一千米，这场拉锯战在静默无声的天地中无止境般地进行。老是追不上，体力也快吃不消了，我倒渐渐地分了神，开始想象这姑娘的样子。

汤圆崽的脸霎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又有三个多月不见了。我想到了她活泼俏皮、眉毛上扬的样子，想到了高中时每周三我俩的羽毛球赛，想到她战胜我时那股“不消大动干戈”的十足神气。在一周一次的活动课上，我们总是随便找到一块水泥地，用地上的痕迹做界限。没有球网，就凭感觉判断球的高度（而感觉往往是争执的起源）。虽然都是技术粗糙的选手，但较我而言她更粗中有细，以四两拨千斤的左敲右扣长调短拨将我四处“调遣”着。我从来都胜不了她。最重要的是，她从来都气定神闲，而我每每都大汗淋漓。回想起来这倒真是有些丢人——在运动上，男子汉不能输给一个姑娘这么多啊！高考之后，由于填报志愿的失误，她没能和我一起来到北京。北京有那么多漂亮的羽毛球场，每个场上都有标准的球网和清晰的边界——高度不够的球永远也不会过网，用力过猛的球永远都只会出界。我们应该在这里分出胜负啊！过去的那些统统由我让步的“擦网球”“界外球”都应该留到这些铺着彩色防滑塑胶的大学球场上来定夺！而如今，我们一南一北，短信联系，一个球一发就是两千公里，等它跋山涉水到南边的海岸，胜负早都已经无所谓了。然而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这看似艰难的南北球赛竟然比众多朝夕相伴、暧昧碰撞的斯诺克要更加持久，而这北方暴晒南方淋雨的通讯线也要比花香浓浓烛光闪烁的咖啡店更能听清声音。在大学里一浪又一浪的分手大潮中，汤圆崽会在深夜发来短信：“乐乐仔，闹归闹，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克服吧。”

于是我决定要看一看紫衣少女的面容！我想要问她如果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了解了对方，看清了对方的态度，在众多的差异中保管了的宝贵的共鸣和相互体谅的契机，一场人生的球赛是否能够一直打下去，就像这一直准确保持的平衡一样？而抛弃了得失的纠葛，稀释一时的痛苦和冲动，把最激烈的冲突也看作是心灵沟通的窗口，人生的领奖台是否就能同时站上两个人呢？我带着好多热烈的问题，浑身的能量进入了火力全开的模式，手臂上筋络暴起，我急切地想要追上她，而且确信下一刻就能回头看到她的脸！

然而那姑娘在前面突然一个90度的扭身，伸手攀住扶手轻快上岸，径直走进了更衣室。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在泳池的正中愣住了，周围空无一人，扭头看见宋老师在远处的跳台上招手：“学生，上岸！”

我大笑起来。

洗完澡走出游泳馆，在跨上自行车的那刻我目光停留在轮圈上，似乎突然明白了这一切的隐喻：有些问题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就能够解决的。它的意义在于过程的展开，或者说，过程本身就是答案。水里的思考能打开突破口，然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不靠浮力支撑身体。我们得踩着地板，去经历生命中绝大部分过程，不管那意味着怎样的艰难和苦痛。

“是这样吗，爸爸？”

就是在那时，我突然就想给给爸爸写信。

**八**

从小到大，我和爸爸开城相见的时候很少，就像他从来不叫我儿子一样。通常的情况是他带通大道理而我携个假应承，费力地相安无事。仿佛涪江不能游泳之后，我就只能在房间里不停地做“该做的事”，两个人也再没有一起进入水中，用一些呛人的玩笑痛快地释放。“涪江释放”只属于一个曾经可以游泳的涪江。在那之后，爸爸的皮鞋铮亮，一丝儿灰尘都看不见；闪光的钥匙串挂在腰上，走起路来脆响不断，那声音回荡在屋里，就像一种催促；那从前在水里顽皮的大手却逐渐只会在饭桌上越敲越响，比划那些不容商量的态度。于是我只有一边力争做到“好”，一边在“好”的旁边，在不引人瞩目的角落，服从内心真实的声音，构筑由我独享的简单直接的世界。要知道，道理太大，就会缺少人情味，而一心向着“好上加好”，那最纯粹的呼唤和成长也就被一些本来意义不大的喜气给淹没了。这样一来，从记事以来的十几年里，我的秘密不可胜数。这些秘密制造着矛盾，引发着误会，让父子有时候纵然面对着面都无法看清对方。在那些爸爸吼出“随便你怎么样好了”的夜里，我常常好奇地猜想他心中的那个儿子和真正的我差距该有多大？至少在我和汤圆崽即将来到第三个年头时，他还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姑娘的存在（如果妈妈做好了保密工作的话）。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在他还在不断强调“读书乃重中之重，其他都以后再说”的年头告诉他那个善良率真的川南姑娘我绝对不能错过。

我想要说出真正的我，然而我从未真正开口过。

大概是因为我的直觉认为，如果煞有介事的要说起什么，我的话语冲动一定会在长时间的相处规律和包含面积辽阔处女地的家庭语境中被迅速消蚀。我几乎注定要沮丧地将话题引向熟悉而和缓的门洞中，因为在那里，不论是我，还是爸爸，都不会因为一块土地的陌生而坐立不安——或许是因为缺乏熟悉的遮挡，或许是因为赤裸而又晦涩的气味。

然而，就像很多遥不可及但充满魅惑的愿望那样，有朝一日能和爸爸畅快谈心的心愿却随着年龄增长而越发强烈起来。如果它万幸地及早实现，我会比看到老电影里无恶不作的大反派最终真心投诚还要激动。有时我们和一群人在一起，不管那些言谈和笑脸是多么热烈，到头来最吸引自己的总是那个至始至终没能说上话的人。那神秘的气质吸引着你，抗拒着你，又时而显示接近的可能，牢牢套住你的目光和混乱的心绪。于是最终的遗憾倒成了一剂美妙的回味。在男孩和男人的秘密酒会里，爸爸就是那个我始终没能对上话的人。于是，就算我不愿承认，他也毫无疑问地吸引着我。他的真实态度，他随着时间流逝而做出转变的可能，他坐下来倾听我内心想法的意愿都让我无比期盼。我就像多年前在水里等待那双大手一样，等待一个兄弟般的真实回答：“我那个时候也干过这样的蠢事。”而各自从男孩到男人的秘密将在那刻，走出暗沉的灯光，交汇在一个光线充足的大厅里。那将是沟通真正开始的地方。（当然，这并不代表妈妈就不重要，没有了跟妈妈无话不说的倾诉，这些年里我将一直处在难以想象的孤单烦闷之中。在我不再是一个小男孩之后，她逐渐用慈母的胸怀包容我的反叛和冲动，平和地给出她的看法，把宝贵的思考空间留给了我。）

“在一个可以设想的门厅里，我们或许一同看见在那个植物丰茂的后院里，有足够多的绚丽色彩已经能够被移入盆栽、带进房间。许多时候，我甚至已经拿上了小铁铲（虽然我不知道你手里拿着什么）准备好了一切。

然而，后院似乎从来都笼罩在一帘雨幕之中。于是我们会在一扇巨大的窗前一同安静地站上一两分钟，然后离开。

爸爸，你那个时候干过这样的蠢事吗？”

如今我离开他有两千公里，以后的日子里见面的机会恐将更少。沟通的计划既显得刻不容缓，又似乎迎来了最佳的时机——久不交心的人，面谈或许并不是打开局面的最好方式。电子邮件你来我往，一字一句都可以细细考量。表面磨平，棱角里藏，主题隐晦，却不时展露些线索。儿时的“涪江释放”是我记忆中父子心扉敞开的时刻，于是以水里的感想为话题似乎是最自然的切入了。

在这些信件里，我总是把一小块“我”掰下来，拌进一大锅“好”里面。这是我的计划。因为将来爸爸将能够用这些信里零散的“小块儿”拼出一个他可能还不那么熟悉的真实的儿子。而那时，在一个长久进行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他已经习惯于，或者说学会接受一些以前从没有上过客厅茶几的说法和事实了。

那么，我都有些什么爸爸全然不知的秘密呢？

我毅力不足，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坚强。（“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有体力的！只是‘停下休息’的想法突然满满地占据了整个脑袋，于是再也没法前进，身体立刻就软了下来。前功尽弃！只留下一个可耻的700m。其实要是能在关键时刻用力地把那消磨斗志的思想排挤出脑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在事后谈起这些努力总是会容易得多。”）

我常常制定计划，挂在墙上，然而执行乏力，最终总因为没有及时完成而悔恨不已。（“这周日上午本应该去游个1700m，但是一想到下午社团的事情，为了保存体力就偷了懒，在游泳计划上留下一个红叉，非常刺眼。后来想想，难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能打乱自己的计划吗？计划如果这样脆弱，还不如不制定的好。”）

我的注意力经常不集中，这时常影响我做事的效率。（“那两百米我游得很慢，脑袋里全想的是中午球赛的事，想着要怎么发挥，怎么夺人眼球，注意力完全没有在四肢的动作上，整个人软绵绵的。回过神来看到隔壁泳道里的同学一直卖力拼搏的身影，感到非常惭愧。”）

我认为爸爸对待妈妈不够浪漫。生活总应该有些惊喜，男人再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的爱人平平淡淡地度过那些特别的日子。（“那对夫妇和你们差不多年龄。那个中年男人把他的妻子的身体轻轻地托起，平放在水上，用轻柔的声音传授着一些技术动作的技巧，他的妻子则安静地配合着。我每每从旁边游过都竖起耳朵偷师一小段，很是受用。”）

我私藏了不少漫画书。高中时语文老师最喜欢的那几篇作文其实写的都是看漫画时的一些感想。（“如果战胜不了宝藏院胤舜，宫本武藏的修行之路就将止步于这个山野之中的枪棒禅院，更别提挑战吉川清十郎和佐佐木这样的剑神了。‘要去看顶峰的风景啊！’这信念支撑武藏以苦修实现最终的生命跨越。对于我来说，1700m或许已经是个极限，但是安心于停止在此的话，此前的努力可能都意义尽失了——因为那不外乎是为了早早地停下来罢了。人最大的悲哀大概就是气喘吁吁地跪在地上，对自己说：‘我不行了，到此为止吧。’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努力背负过去的拼搏，为了将来的自己，更上台阶！”）

汤圆崽是我的女朋友，已经三年多了，关系自然而稳定。（“接连四个星期天我都遇上了那个女同学。她每次都是在我游了300m左右就准时出现在隔壁的泳道里。可能她也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吧。技术上我没有她成熟，她的四肢配合十分灵巧，而我只是靠体力单纯地增强幅度和频率，所以毫无速度优势。每次相向而游，我们都准确地在泳池的正中交汇，我再怎么努力都没能把这场“拔河”的局面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改写哪怕一丁点，兴许这姑娘也很是拼命吧——经过了这么多次‘巧合’，傻子也会明白隔壁那家伙在较劲儿啊！那天上岸，我偷望了他一眼，结果直直地撞上了她的目光！我有些慌神。那是一个白净乖巧的姑娘，总是显得安静平和，也向来都独自一人。其实我打心底很想认识她，和她交流一下游泳心得。每周都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对手存在，我很有动力！“）（这封信之后，爸爸作出“特别提示”：“对待同学特别是女同学，要注意礼貌礼节。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关系。”）

我有的时候会把饭钱省下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那钱都是用来吃饭的，所以肚皮常常会受到影响。（“我在柜台旁边想了很久，最终还是买了那个游泳眼镜。我想，饭菜的安排可以调整，游泳的计划却是不能动摇的！”）（结果爸爸收到信之后立刻汇了五百块给我，要我保证营养。对此我一直非常惭愧——我的本意不是要钱，而是委婉地向他们解释高中时那些“不明来历”的唱片和DVD都是怎么来的。）

而我崇拜真正的艺术家！崇拜一个大汗淋漓的鼓手！我崇拜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穿一条破旧短裤，在灯光和烟雾中躺在一个狭小闷热的舞台上，喃喃独语，却让台下积郁已久的人群听见他们自己的声音！Mark Linkous也让我崇拜，他一生留在家乡，却带着乡愁问候世界，给那些漂泊的外乡人以安慰。我崇拜精巧旋律中的一个音符突起，崇拜大片留白里的一抹传神色彩！那些超越平凡生活的冲动总是让我深深着迷！（“是的，我已经来到那儿了。但我并没有停下。在水底，我看见梦幻的波纹缓缓招摇，像蓝色的水草；在巨大顶灯的照射下，无数晶亮的硬币在池底发光，灿若繁星；那两只肥硕的企鹅埋头从我身下游过，贴着光滑的池底造出一道强劲的暗流，制造出难以抵抗的吸引力。我看见儿时的自己和那个原本忧愁的游泳班小男孩呆在一起，在水里，在我身旁，他们戴着大大的潜水镜，手牵手表情兴奋地看着我，带着强忍的激动，指指池底，要我帮他们捡起那无数的落得很深的闪亮硬币……爸爸，还记得“涪江释放”吗？和那时一样，在水里，除了重重的心跳，我听不见任何其他声音。而此刻我也不能停下来去期待那双大手了，因为我还要游下去。我的脚蹬出去，却踩在自己起伏的胸口上，非但没有感到压抑，反而获得了更强的呼吸和嗓音。我已经远离了2000m。现在，连这长久以来飘渺的界碑都已被我抛在身后了。我无比清楚，纪录应该在跨越之后留给后来的人，留给那些同样对新世界充满激情的健康心脏，让他们用突破自我的奋力一跃来跨过这些永远只会辉煌一秒的里程碑，然后把它们从泥土里拔出来，当成一块块最普通的铺路石，筑成一条大路，通向远方。于是你会发现，每一秒的自己都应该是与过去不同的，也都必须服从你的内心。在那时，我想要喊叫！”）

爸爸，我想要更了解你。但我不会去成为你。

“爸爸，我想要更了解你！但我不会去成为你！我要成为我自己！”

这是我最大的秘密，对于爸爸而言。在最后一次游泳课结束之后，那天下午，我的信以这个长久的秘密结尾。敲击“发送”后的整个夜晚，我都在勾勒爸爸的样子，设想夜晚万家入梦时那盏孤独的桌灯，设想一杯浓茶，一副旧眼镜，设想一阵晚风，或许，还有一声叹息。

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急不可耐地打开电邮，爸爸的来信已经等在那里，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简单：

孩子，

课程结束了，游泳却别丢下。这对身心有益。

另外，你妈妈昨天晚上烧的排骨出奇好吃，真想让你也尝尝。

爸爸

 那是周三的早晨，我突然感到饿，于是关掉电脑，去食堂吃了蛋炒饭。大米洁白晶亮，蛋花金黄松软。绿色的黄瓜碎和红色的萝卜粒点缀着餐盘和味觉。按照惯例，周三不是去游泳馆的日子。

然而周三也是全新的一天。